

第五届“松本清张奖”获奖作品

# 阴暗的季节

[日] 横山秀夫 著  
赵建勋 译

群众出版社

# 阴暗的季节

[日] 横山秀夫 著  
赵建勋 译

群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阴暗的季节 / (日) 横山秀夫著; 赵建勋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14-3852-5

I. 阴… II. ①横…②赵… III. 推理小说—作品  
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4660 号

# 阴 暗 的 季 节

著 者: [日] 横山秀夫

译 者: 赵建勋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莫艳红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 qzcb. com

信 箱: qzs@qzcb. 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39 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852-5 / I · 1604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作者简介

---

横山秀夫，1957年生于日本东京。国际商科大学(现在的东京国际大学)毕业后，到群马县《上毛新闻》报社当了12年记者，现为专业作家。《鲁邦的消息》获第9届三得利推理小说大奖赛佳作奖，《阴暗的季节》获第5届松本清张奖，《动机》获第53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小说部)。作品尚有《超越极限》《半白半黑》《颜》《第三时效》《看守眼》《没有出口的海》《震度〇》等。横山秀夫继承日本社会派大师松本清张的传统，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心理悬念的推理小说。他的作品善于深刻揭示事件背后的社会性，细腻剖析人物的心理弱点。

---

责任编辑：冯京瑶



警察内部的人事调动季节对某些人来说是阴暗的季节。退休后在地方上身居高位的原刑事部部长尾阪部道夫拒绝履行“今年完全退下”的君子协定，令所有人为之一惊。原来，这位曾在警界叱咤风云的老刑警在位时唯一没能破获的案件，是一个连续强奸杀人案，而他最疼爱的小女儿也是被强奸者之一。当尾阪部道夫怀疑上他的专职司机就是嫌犯的时候，怎么能完全退下呢？请看《阴暗的季节》。

监察科的新堂监察官收到一封告密信，信上说①警察署的老警部曾根跟酒吧女老板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就在新堂调查这情况是否属实的时候，曾根一举抓获了酒吧女老板组织卖淫的犯罪团伙。这封告密信到底是谁写的，其目的又何在呢？请看《地之声》。

鉴识科的女警官平野瑞穗根据受害者的描述画了一幅嫌犯的肖像画，刑警们凭这张肖像画不到一个小时就抓住了嫌犯。可是，立了大功的平野却突然失踪了。是出了意外，还是遭到了报复？看了《黑色线条嫌犯肖像画》的结局，您会大跌眼镜——道貌岸然的警察居然也玩儿这种猫儿腻！

县警察局秘书科副科长柘植的主要工作是跟县议会议员周旋，以确保县警察局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议员鶴饲放出口风，说是要在县议会一般质询的时候向县警察局丢“炸弹”。这下柘植可慌了手脚，他必须摸清“炸弹”的具体内容，否则局长在答辩时就会当场出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偷看了鶴饲的公文包。这就被他的顶头上司，秘书科科长抓住了把柄。科长为什么要费尽心机抓柘植的把柄呢？请看《公文包》。

横山秀夫不再沿用老套路去写警察怎么推理、怎么破案，描画出一个个大同小异的神探，而是写发生在警察组织内部的勾心斗角乃至相互倾轧。人们在横山秀夫的小说里看到的警察局的警察，跟公司里的职员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跟常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也有阴暗心理和私心杂念。这种崭新的写法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阴暗的季节







这个房间连春天将近的风声也听不到，终日窗户紧闭，拉上密不透风的厚重窗帘。

# 1

在这个房间里，根本听不到冬末时节还称得上凛冽的风声。窗户关得严严的，还拉着密不透风的厚窗帘。老式空调的噪音挺大，可房间里的温度就是上不去，在电脑前坐上半个小时就会冷得发抖。

这是D县警察局北楼二层警务科的一个房间。因为平时很少使用，所以被戏称为“别墅”。当然，只有隶属于警务科的人才这么称呼它，别的警察提到这个房间，都会意味深长地笑笑，或露出些许畏惧的神色。他们管这个房间叫“人事屋”。每当人事调动之前，他们就会说，瞧啊，警务科那些家伙又该钻“人事屋”了。



制作定期人事调动名单的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五天以后就要对内公布了。警务科负责将近三千个有官职和没官职的警察的调配工作，但每年的调动规模都是有限的。往年的这个时候，所谓的“人事拼图”早就完成了。

今年还没有完成的原因是今天下午监察科报告了一件麻烦事：辖区为本县北部的一大疗养地的 S 警察署署长，让他辖区内的园林队免费为他老婆的娘家修建庭院。

“混账！”

警务科的调查官二渡真治对着电脑画面上出现的 S 署长照片破口大骂。

从外表看来，圆脸的 S 署长是个挺不错的人。他去年春天才走马上任，虽然不属于今年的调动对象，但他让辖区内的园林队为他干私活儿的丑事既然已经暴露，就不能再让他在那里当署长了，这是全县警察的面子问题。警务部长命令要在明天早晨以前完成包括更换 S 署长在内的所有干部的调动事宜。

二渡在县警察局搞人事工作已经很多年了。警衔不断提升，前年升任警视，同时被任命为警务科调查官，负责全县警察组织运营的综合计划工作。人事股的人手少，只要人事股不升格为人事科并增加人手，上边就不会放过特别听使唤的二渡。

二渡也习惯了。



## 阴暗的季节

D县警察局的局长就知道提拔那些会溜须拍马的家伙。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那些人拍马屁的企图，可局长总是莫名其妙地上当受骗。号称“铁腕”的警务部部长呢，根本无视地方警察的特点和习惯，胡乱运用着人事调动的权力，却也连任两届了。这些把现任职务当做跳板的上司，把底下的人指挥得团团转。一会儿要他们这样，一会儿要他们那样，为了摆弄那个“人事拼图”，每年这个时期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着熬好几个通宵。碰上这样的上司，生气也没用，认倒霉吧。

但是，像今年这样局长已经拍板、人事调动名单就要送到管理科印刷了还要重新调整的情况还是第一次。而且这回不是因为上司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应该称为他们同伙的一个署长的胡作非为！二渡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还是把他调到驾照科或教养科打瞌睡去吧。

二渡用鼠标来回穿越着电脑屏幕上的组织系统图，寻找可以收容S署长的地方。

在一线犯了错误的干部，调回局里安排一个不显眼的职位，窝上个四五年冷静冷静，是D县警察局一贯的做法。但是不会给他降职，因为那样做很危险。那些长年蹲在警察局的记者甚至比一般科员更了解警察局的内情，一旦被他们发现了调动的真相，给你捅出去，咱警察的脸往哪儿搁？内部人都知道是惩罚性人事调动，但对外却宣称是为了“强化XX部门”等



等。这种含含糊糊、内幕重重的调动法，是人事部门的技巧。

那么，这回应该怎么办呢？

把他调到驾照科或教养科以后，S署长的位置就空了，就必须送一个称职的干部过去。如果只是简单的对调，就不用费什么事，可是，把现在的驾照科科长直接送过去当署长，未免提得太快了。教养科科长就更不行了，虽然他的年龄和经历都没问题，但他原来是S警察署辖区的。这是人事调动的大忌，要破除这个禁忌，没有相当充足理由是做不到的。

“混账！”

二渡忍不住又骂了起来。他气急败坏地打乱已经弄好的“人事拼图”，决定从头再来。他机械地摆弄着一个个职务和名字，开始重新“拼图”。驾照科科长放到比S署低一级的G署当署长，G署的署长回到县警察局本部少年科当科长，少年科科长平调到生活保安科当科长，生活保安科科长……

“二渡，你来一下。”

满脸不高兴的二渡回头一看，是警务科科长白田。白田把门拉开一半，冲二渡招了招手。为了防止“拼图”工作受到外界的干扰，“别墅”里特意没有安装电话。就是县警察局里资格最老的白田，也要拐好几道弯，穿过长长的走廊，把铺着磁砖的地板踩得咔咔作响，从主楼的警务部办公室走到这边来。

二渡站起来向白田敬礼，顺便看了看墙上已经好几个小时



## 阴暗的季节

没有理会的挂钟：已经晚上 9 点多了。

“问题复杂了，跟我到部长室去一趟。”白田说。

虽然白田是站在阴暗的走廊里，二渡也能看见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

问题复杂了，什么问题呢？

“关于 S 署的问题，现在……”二渡刚说了一个开头，就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S 署的问题白田比自己还要清楚，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到别墅跑一趟，而且这么晚了，平时早就在家里摇晃着白兰地酒杯的警务部长，还待在办公室里，一定是有什更严重的问题。

二渡回到电脑前，关掉程序，拔出软盘放进保险柜锁好，小跑着追上了已经走在走廊上的挺着僵直的腰板的白田。在电脑前坐的时间太长了，二渡脸色苍白。

难道还有比 S 署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吗？

走进主楼，拐了两道弯，脚下的瓷砖地板变成了红色地毯。地毯一直铺到走廊深处的警务部部长办公室。

二渡挺直身子，跟着白田走进部长办公室。

部长办公室里的地毯比走廊里的厚多了，踩上去软绵绵的。靠在沙发上的警务部部长大黑只把头稍稍转过来一点，情绪很不好。

大黑挥了挥手，让白田和二渡坐在沙发上。还没等俩人坐



稳，大黑就用他那特有的低沉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刚才白田说过的台词。

“问题复杂啦！”

刚刚落座的二渡向前欠了欠身子问道：“部长，又出什么问题了？”

“尾阪部道夫说他坚决不退。”

“啊？”二渡吃了一惊，不由得张大了嘴巴。

“那小子，真他妈的别扭！”大黑看着瞪大了眼睛的二渡，狠狠地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

尾阪部道夫是三年前从县警察局刑事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老前辈。退休的同时就任警务科为他预备好的“工业废弃物违法弃置监视协会”专任理事。按照惯例，尾阪部道夫今年应该配合县警察局的人事调动，把这个位置让给刚退下来的防犯部部长工藤，彻底退休回家，安度晚年。

一个小时以前，白田给尾阪部道夫打电话，请他准备好交接手续，确定交接日期。没想到尾阪部道夫毫不客气地说了句“没那个必要”就把电话挂了。尾阪部道夫的恋栈，给本来就碰到了麻烦的“人事拼图”增加了新的困难。

二渡心跳加快，暗想：尾阪部道夫要是坚决不退，继续留在那个位置上的话，工藤部长怎么安排呢？



## 阴暗的季节

部长级干部退休后到地方上再干几年，以缓冲一下突然从一线退下的失落感，是警务科最在意的事情。给退休干部斡旋一个相应的职位，是表现警务科的能力的地方。如果连防犯部长这么高的官位的人退休以后都没有为他准备一个好位置，人们就会骂警务科是吃干饭的，警务科就会威信扫地。

这件事可真不好对付！

“他不退的理由是什么呢？”二渡极力使自己冷静，但说话的声音还是有些颤抖。

“要是知道这个就好办啦！”大黑好像在痛苦地呻吟。

大黑是一个害怕出现一点点工作上的失误的谨小慎微的人。他是南方人，曾在当地警察局任职多年，也有在派出所工作的经历。忽然有那么一年，大黑心血来潮，参加了公安系统的中层干部考试，居然通过了，后来被派到D县警察局当了警务部部长。他的年龄还不算大，还有机会升迁，他常想，即使当不上大官，至少也应该能离开这寒冷的山区，到温暖的南方去当个小县的警察局局长。

“你们知不知道啊！混蛋！”

二渡好像听到了大黑的怒骂声。

白田似乎也听到了大黑的怒骂声，他的眼睛里带着几分恳求对二渡说：“马上把人事工作交给上原股长处理，你去把尾阪部道夫不想完全退下的理由搞清楚！”



## 2

走在阴暗的走廊里，二渡觉得头痛得要命，他用双手抱住了脑袋。

上边让他去了解尾阪部道夫不想完全退下的理由，等于是让他往老虎的脖子上系铃铛。不管尾阪部道夫是为什么不想退，组织上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向尾阪部道夫下最后通牒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落在了二渡肩上。

那还要上边那些官老爷干什么！

刚才二渡很想对白田和大黑这么说来着。

当然，他就是这么说了也没用。什么事都怕引火烧身的白田科长肯定会说：“尾阪部道夫退休以后的来龙去脉你最清楚嘛，你不去谁去呢？”

尾阪部道夫退休前半年，建筑行业成立了社团法人“工业



## 阴暗的季节

废弃物违法弃置监察协会”。当时，县建筑行业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很多贪污受贿的问题，成立废监协会的目的，除了转移警方视线以外，更重要的是疏通警方这条重要渠道。协会一成立，立刻献给县警察局一个协会专任理事的重要职位。

警务科马上接受了废监协会方面的所谓请求，因为他们太需要这样的职位了，退休干部的安排问题一直是他们伤脑筋的事，所以明知道协会专任理事是一副毒药，也要把它喝下去。一直到现在，警务科谁都不愿意提起这个话题。

按照警务科的计划，废监协会专任理事这个职位三年换一次，这样正好赶上当时的防犯部部长工藤退休。D县警察局的传统做法是，干部退休以后都到地方任闲职，享受三年到六年，然后再完全退下，回家养老。根据当时的情况，尾阪部道夫被归入享受三年的那一类，是任职时间最短的。但如果不说这样的话，警务部手上掌握的闲职数就安排不下退休干部了。

尾阪部道夫是不是嫌三年时间太短，对他太不公平了呢？

二渡首先想到的是这一点。他当时担任人事股股长，做计划、打报告，都是他经手的。

要不就是舍不得？

想到这里，二渡觉得心寒。舍不得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一个大办公室，漂亮的女秘书、司机、专车，以及比当刑事部部长还要高的薪水，谁能舍得让给别人呢？